南史

一四

列傳第四十四　　南史五十四

李　延壽

梁簡文帝諸子　　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盛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圜並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敕太子為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即位六月癸酉立為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嶷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荅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慠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

荅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鷄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横憂必死之命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往往相失所乗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祔太廟隂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為都督郢州刺

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太清元年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接百姓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宫闕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以爲豫章内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輙令鐵擊破之禽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揔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盆城

處之稟饋甚厚欲與戮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略從橫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蕃釁起景將任約略地至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撫膺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逃牀謂賊廂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中

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尅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爲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頼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說即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黄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爲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没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竒虐咸

樂爲用而大連恒沈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吳悉爲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爲賊所獲侯景以爲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笙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鐘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爲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爲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淦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麤兼便弓馬至江陵被甲夜出人謂爲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爲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縋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位丹楊尹一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爲丹楊尹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躡履

大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歲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安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請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爲之傷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簡文嗚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圜簡文第二十子也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內史侍郎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自餘不顯

忠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

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蒿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摇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治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

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脩築城柵以備不虞旣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說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牓于大閤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愼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其才

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壯世子并招魂以葬之
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
於世元帝即位改謚武烈世子封子莊爲永嘉王及魏尅
江陵莊年甫七歲爲人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鄴及敬帝
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莊于
齊以主梁嗣自盆城濟江二月即帝位于郢州年號天啓
置百官王琳揔其軍國明年莊爲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
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
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復竟不果而齊亡莊在鄴飲
氣而死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爲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爲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蒱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元帝追謚曰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及升儲位昵狎群下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著碧絲布袴握衣高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因使太子師弘正佗日弘正謁見元帝問曰太子比頗受卿導不對曰太子聖德乃未極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我父子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計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聰穎凶暴猜忍俱有元帝風徽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琳之次姊元帝即位拜貴嬪次妹又爲良人並蒙寵幸方略益鍾愛侯景亂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便遣入關元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欷旣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長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並更誕子未出閤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蓋時運之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居冢嗣之任竟亦當年殞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列傳第四十五　　　　南史五十五

李　延壽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為列將剋司徒袁粲以勳歷位郡守封上黃縣

男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絜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後為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為邊職久之為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矟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

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卧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郢魯既平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絶人執鐵纏矟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絜美如生

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盜之燒神獸門茂率所領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鎭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爲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歷位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楊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

表瓌麗須眉如畫爲衆所瞻望從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
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者
甍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公初茂以元
勲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
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絶墮地茂
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
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居憂無禮爲有司所奏徙越
州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宗
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每衆騎

赴鹿鹿馬相乱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蛮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余箭每箭殺蛮蛮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仕齐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

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
梁武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
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
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沖勸先迎南
康王於襄陽即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
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
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掎角破王珍
国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
掠財物畧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
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

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数里而部曲殘横部下猒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閑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鐘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斉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勅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

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帝勅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余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粮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為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

釗裴邃韋叡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
復鼓譟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
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
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
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
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
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
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
廟幷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
雨如寫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

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
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
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
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
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
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
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
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 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
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為人

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内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礔礰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

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
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
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
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
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
初任竟陵郡其弟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旣
方伯之弟又是豪彊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
埤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景宗題書
後荅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責義宗貪鏃遂成後隨武帝西
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

義宗爲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後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幷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憺揔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伯出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戸衆咸異焉仕宋爲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内爲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别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康王爲荆州詳爲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今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

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潁胄多決於詳頃之潁胄卒梁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荆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上爲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

賁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賁留都下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賁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密遣迎賁賁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賁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衞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爲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

遂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遂卒乃加亶使持節代遂與魏將河間王琛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没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宝孫陳慶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流清潤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亶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戶充復卒于

州鎮帝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
侯簡等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美風儀寬厚有器
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内史辭日亶侍
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踈近亶答云是臣從弟帝知
溢於亶已踈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
屬易踈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亶歷六郡三州不爲産
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
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安容每有
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子誼襲封豐城縣公
亶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

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㚇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内築柵自固及㚇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絶及郢州刺史元顯達降詔改爲北司州以㚇爲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爲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㚇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内賴之㚇兄亶

先經此任至是爽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謚曰桓子譔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譒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爲府長史明被魏囚後爲侯景長史景反譒前驅濟江頓兵士林館破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明被魏囚其妾並還都第譒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晳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栢四面周帀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豫王令造像下都弘率部

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弈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數其爲人抗渴勇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禄命王生曰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竝不從命領軍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爲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

國中擲博無褌褰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爲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爲荆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要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爲直閤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爲太子右衞率又出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九及

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謚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為右衛將軍出為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塹內作艨艟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

作伏道以決壍水道恭載土𥟖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旣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剋之贈

鎮西將軍幷尋贈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
易之葬襄陽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揚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爲宋豫州刺史殷
琰將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横塘公則隨
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絶良久勔命還仲懷
首公則歛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
栢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氐賊李烏奴攻白馬
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駡賊烏奴壯之要與同事公
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齊高帝下詔襃美除晉壽
太守在任清絜自守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

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和帝爲荆州刺史公則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即位授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旣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豪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甞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

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人溪性懦怯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輙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尅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竝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充復爲政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愼爲吏人所悅湘俗

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為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秉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户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武帝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謚烈侯公則為人敦厚慈愛居

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瞟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勳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爲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冑與書招之即日上道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即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爲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

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人廢耕農内外苦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遷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録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遥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

事黔婁甚清抃光濟多計謀竝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
也城内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
一斛不亂及是絶之爲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
脱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
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年
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
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
陵攻東西晉壽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
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
誰何事怱怱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

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巳攻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爲主簿後爲信安令

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

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為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為刺史州人為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我事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劒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為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為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

士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
膺字公衡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
帝悅之謂曰今李膺如何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
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
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
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元
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蓽在城内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
蓽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遣之
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
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為益州過

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
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
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
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爲竟陵橫桑戍
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
祚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閤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
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
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
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

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謚曰忠子登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爲當時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酇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劒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爭

之師入泃均口道根說顯達曰泃均水急不如悉船於鄭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為泃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隸於王茂常為前鋒武帝即位為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天監二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眾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眾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

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爲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爲下所懷在朝廷雖貴

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脩墻屋無器服侍衞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衞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

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
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爲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
即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
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
焉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
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
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爲秦
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竝爲流人所推相
繼爲華山太守絢少俶儻有志氣仕齊爲華山太守推誠

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
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
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
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
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
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
謠曰荊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
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
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
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

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鋘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

王府司馬徐方與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壟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

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徵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暅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爲嚴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繿縷者輙遣遺以繻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爲馮翊戍主梁武帝爲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爲輔國將軍軍主每

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内糧貯魏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脩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爲有司所

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衞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左衞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衣直閤王神念救之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寛厚爲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爲護軍將軍卒於官帝深痛惜之謚曰烈子寳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釁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

若非天人啓朔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䧟冠軍之敗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末及羣盜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効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大鎮星守天江而堰實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列傳第四十五　　南史五十五

李　延壽

張弘策 子緬 纘 綰　庾域 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張弘策字眞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爲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

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帝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為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斆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

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露蹇人上

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劉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可待蕭坦胄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荊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為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

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
廁所弘策預爲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
往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
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
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搢紳
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
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
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摠章觀入衛尉
府弘策踰垣匿于龍廄遇賊見害賊又進燒尚書省及閣
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

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餧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衞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謚曰閔侯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禄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内令名也齊永元末兵起弘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顔色及弘策遇害緬喪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

洮陽縣侯起家祕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内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

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爲御史中丞坐
收捕人與外國使鬭左降黃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緬居
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
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
緬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

緬弟纘

纘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
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
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
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

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四貟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纘與錫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

苛務清靜人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寒素
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
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
爲皇太子愛賞時纘從兄謐聿竝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
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謐聿皆何在纘從容曰
纘有謐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弼
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事聿弼藝業何如纘
曰下官從弟雖竝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
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
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

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輙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為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改為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

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為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

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爲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繢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繢仍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繢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陵與繢有舊繢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硤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屆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州繢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詧湘東信之乃鑿船沈米

斬纘而歸至江陵收憒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纘尋棄其部
曲攜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仍
遣纘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
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詧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紿纘
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義舉事
無不濟纘以為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
西山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轝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
杜岸馳告詧詧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纘以為赴期大
喜及至並禽之纘懼不免請為沙門名法緒詧襲江陵常
載纘隨後逼使為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湕水南防

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少時纘便推誠委結及帝即位追
思之嘗為詩序云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
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
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纘之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
既貪婪南中貲賄塡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
竝摙還齊珍寶財物悉付庫以粽蜜之屬還其家次子希
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
纘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

其六號爲百六公位負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綰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分趨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爲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祆道遂聚黨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丞綰再爲憲司彈

糾無所田避豪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爲吏部尚書宮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剋江陵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爲郢州辟爲主簿歎美其才曰荊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

林監及長沙王爲益州域隨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奉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毋憂去職梁武帝舉兵起爲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史勞軍域乃諷史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史反西臺即授武帝黃鉞蕭穎冑旣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即命衆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齕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爲伯于時兵後人飢域上表振貧不待報輒開倉爲有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于官子子輿

子輿字孝卿幼而歧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求明末除州王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録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爲

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啓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悶絶及父卒哀慟將絶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

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即於渚次卒遺令單衣帢履以斂酒脯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爲安豐令有能名後爲本州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諶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

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遜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因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爲雍州紹叔閒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旣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

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爲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起兵紹叔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天監初入爲衛

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豪無隱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復爲衛尉卿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既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積穀流人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

以此歸之徵爲左衛將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謚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輩皆敬之文帝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帝還領軍將軍補主簿妖賊唐寓之寇東陽文帝率衆東討使僧珍

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深自努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武帝師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邔令及至武帝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

旅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国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

敵不可戰亦勿遥射須至壍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壍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内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揔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晝直中省夜還祕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竝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吕僧珍牀及别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

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
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
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
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
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直秘書省如先常以私
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直
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屛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
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絶於時初武帝起兵
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

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舍武帝即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爲流涕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爲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

才能以爲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
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居
江陵方頤隆準舉動醞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
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
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齊豫章王
嶷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
嶷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案圖牒
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
閉閤讀書後爲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

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蒨問以西事蒨占對詳敏帝悅用爲荆州中從事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蒨還州繕脩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嶷薨蒨解官赴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蒨爲諮議參軍蕭穎冑引蒨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略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蒨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蒨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二年

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於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虯亦明識有禮訓藹爲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表尋

辛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雲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尅江陵衆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為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藩岳克濟陶冶之功而茍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為梁之亂階惜乎庚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盡或恪勤匪解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諸雖異帷幄之勳亦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南史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李　延壽

沈約 子旋 孫衆

范雲 從兄縝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子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魯昭四年晉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爲氏自茲以降譜諜罔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德侯遵生驃騎將

軍達達生尚書令乾乾生南陽太守弘弘生河內太守勗勗生御史中丞奮奮生將作大匠恪恪生尚書關內侯謙謙生濟陽太守靖靖生戎戎字威卿仕爲州從事說降劉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爲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吳郡復爲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太康三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復爲吳興武康人焉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戎子酆字聖通位零陵太守致黃龍芝草之瑞第二子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後也

仲高子鸞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别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卒子瑜儀俱少有至行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毁瘁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並黃中英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殄滅邪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並以孝著瑜早卒儀字仲則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内大亂兵革並起經術廢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吴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交

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曼字元禪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桓以節氣立名仕爲立武校尉偏將軍孫皓時有將帥之稱吳平爲鬱林長沙二太守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晉元帝之爲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子延字思長潁川太守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延子賀字子寧桓沖南中郎參軍賀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產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

遂飲啄之願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謐書有舊好復引為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去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恭命為前將軍主簿謂謐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炅字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並事之為弟子執在三之敬謐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謐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為餘姚令及恩為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與穆夫父謐

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願夫佩夫並遇害唯穆夫子深子雲子由子林子虔子獲全田子林子知名田子字敬光從武帝尅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一年從討司馬休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

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毁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讌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眞留鎭長安以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

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安稾倉門外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

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既門陷祆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為之感動帝甚奇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眾書留心文義從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帝為揚州辟為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

慕容超平盧循並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
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推鋒居前時賊黨郭亮
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
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
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
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
入河僞幷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
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
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
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

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壘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度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劒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來之良轍

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劓鸞而坑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沈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之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闅鄉姚泓掃境內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

攻之帝憲眾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
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
指掌爾復剋賊城便為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
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以林子田子綏略有方
頻賜書褒美幷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萬口西
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鬬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
領水軍於石門以為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勳勤
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為蕃佐帝曰
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為西中
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歸心乃深

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愼祗肅非以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筭宜廣建番屛崇嚴宿衛武帝深相訓納俄而謝翼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荅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鄉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

塗爲冏冏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疎文帝謂璞曰范曄性疎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既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寧文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既長璞固求辭事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弑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有子曰約其制自序大略如此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

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
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
而善之及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
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為荆州又為征
西記室帶闕西令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
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
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
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
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
入遷太子家令後為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

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為得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国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

歷數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

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
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
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
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
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
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
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
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
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母
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毁遣中書舍人斷客

節哭泣爲鎮軍將軍丹楊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楊尹侍中特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

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
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于宗黨得米數百
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郡部傳嘗
侍宴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
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
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
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
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
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
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

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約昏家相爲怒約曰鄉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奘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

司諡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敕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爲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邇言十卷諡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胷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

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絶粳粱終于南康內史謚曰恭集注邇言行於世旋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旋卒子寔嗣寔弟衆衆字仲輿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手敕荅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遷爲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

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内遥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平元帝以爲司徒左長史魏尅江陵見虜尋亦逃歸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屨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璩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笑曰卿定可見且出就舍明旦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鱠魚二十頭皆去

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
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
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
府主簿王未之知後旬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
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
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
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
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
是寵冠府朝王爲丹楊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
高帝會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荅曰臣聞王

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爲南徐州南兗州雲並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爲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匈匈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游戲而已而梁武帝時爲南郡王文學與雲俱爲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

時廷尉平王植為齊武帝所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既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為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絕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

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爲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阬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雲之幸於子良江祏求雲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翦刀與雲曰且以爲娉雲笑受之至是祏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翦刀還之祏亦更姻他族及祏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爲始興內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

付作部曲即貸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百日
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並
爲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
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
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遷廣州刺
史平越中郎將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
密頓琦等墓時江祏姨弟徐藝爲曲江令祏深以託雲有
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恥至都訴雲雲坐徵還
下獄會赦免初梁武爲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
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

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暠之舍暠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款慮爲昏主所疑將求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弑侍中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參贊謨謀毗佐大業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

領録事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肯以為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卧内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為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

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述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齊中坐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為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為六宮有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為恨其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為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

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暕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暕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箱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哈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荅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廉絜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

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爲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謚曰宣敕賜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孫伯翳太原人晉秘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伯翳位終驃騎鄱陽王參軍事雲從父兄縝

縝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閒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年

二十九鬓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仕齊位尚
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
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顔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
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
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
富貴貧賤縝荅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
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
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
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為神
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

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
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
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
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
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
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
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
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
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為此可便毀
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

郎邪後爲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縝墨綫來迎武帝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在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縝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梁武撫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竝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爲躓亦鳳德之衰乎縝婞直之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爲尤亦不足非也